



潛溪集卷四

金華宋濂著

太乙玄微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一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為文章精思弗得罷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鬚鬢與雪鬪絜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蟻蟲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

白一心以承靈貺臣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  
律中應鍾日在干氏地寒以風母姓七月臣體即降  
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鬱木邪冷制陽肝風動搖  
手牽目瞠謂醫視之謂為瘧癘毒艾炷膚其苦莫膺  
雖脫于虎口筋骸弗彊有牛負軛有罽在場力既弗  
任田卒歲荒幸有書一束塵齧蠹戕振拂駸剔以佩  
以箴以撮以嘗以求其方疲精竭思攻為文章窮年  
矻矻恒不知變更太乙曰吾聞心有所溺者必有所  
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  
臣為文之時獨潛闔虛五官內守形若繫株凡慮既

澄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絢緼庶彙彌布六  
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笈若獸在  
周陟縱健距捷羽會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  
與神合機兵濫河翻雷推霆驅倏爾陰合歛然陽施  
鬼出電入載正載奇萬紵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  
樞腰懸金魚饜羞熊蹯居飾璇題入則麗姝吹竹彈  
絲出則戎士負弩曳旂亦不足以踰其適臣實樂之  
初非有弗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  
業是者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  
有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騫濶視無前執筆著書動

數萬言秘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  
生三策揚雄太玄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脩若軌若  
鞏之賢各有論著焜耀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  
灑卓踔盤紆蟬連業之既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而  
磨研之耔之穫之湘之淪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  
日不治若芒刺肌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  
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嘻若言陋矣知冠角  
顛胡之為象而不知弁冕纓綬之制知糗飯藜羹之  
為美而不知淳熬肝膏之味知吳歛楚豔之為曲而  
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濼於是慙然自失膝

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  
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  
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  
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  
太乙慨然不荅濼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  
久太乙三嘆而後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苦  
芟菁未有知野麻標枝蚩蚩狂狂聖人者出扶弼教  
基揭我日月燭我冥旭所謂達生民極立天地心者  
是不有其道歟道雖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淳卦畫  
閎奇雅頌恢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衮袞鉞誅不由

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振策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  
子為且作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  
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鬱不揚士庶人非  
文卒過于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毓  
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館鎔也中國之采章也四  
裔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搏馳騁以邪奪正是誣  
世也卑辭甘言籍威取寵是媚權也佞墓受金是非  
舛繆是罔利也氣亡魄喪懣懣不振是萎蕭也抽青  
媿白眩人耳目是聾瞽也若此者弗可枚舉其文乎  
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矣京於一身

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政教粵洽  
筆之於書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  
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颯風上  
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瀛驚而  
寤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續出著  
左右揲之掛而劫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  
百折旁岐俛俛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煎而十階或  
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餼司里授  
廬不亟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  
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玄微乎瀛於

是揚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燭温之未幾學果進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克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太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繡湖者即其地也子克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克之志乎古豈心此而已哉上自群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瀛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于舍壁瀛雖稍長於子克視子克之辭鋒橫厲自未能及一縱

顏欲記之將何所 即雖然子克弱冠時瀛見其文輒曰子克它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克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瀛為知言瀛雖不文寧不為子克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陽陰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

樹彛倫達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  
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殊管夷吾氏則  
以霸畧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為文列禦寇氏  
則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二  
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  
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  
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  
則又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橫  
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行兵勢圖國料敵為  
文獨荀况氏粗知先生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  
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  
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  
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  
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  
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  
宗元宋之歐陽脩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  
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群聖  
人之文不無所媿也上下一千餘年唯孟子能闢邪  
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春陵之周子河

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  
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  
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  
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唯群聖人之文則然  
列峙如山岳沅沔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唯群聖人  
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  
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達大義者皆不足謂之  
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己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  
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克亦嘗聞之濂  
接取以為子克告者誠以子克將以文知名於世不  
可不以群聖人之文為勉也濂家夫容山之陽距子  
克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謁子克於湖之陰仰觀俯  
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參之以群聖人之文則  
濂與子克當各有所進也子克以濂言為然乎雖然  
濂言夸矣子克幸為我刪之

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  
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  
分為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  
其弟子阿難陀多聞摠持有大智慧結集為修多羅



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  
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  
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頌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  
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  
得毗羅之法弘其緬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  
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  
之法魏岳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  
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  
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惡之宗  
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始來中國大達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二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等之是為瑜珈微妙秘密之宗  
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  
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經羅舊  
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  
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為師開空假  
中三觀心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  
師智顛顛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  
朗朗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

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  
其化廣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  
南山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  
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  
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間  
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  
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

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嵩山大圓禪師靈祐祐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  
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真大師文偃偃之氣于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  
其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  
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九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  
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  
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

大師本寂而復入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  
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  
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  
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脩行蓋不出  
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  
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  
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籍籍  
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為者邪此則教禪異塗猶可  
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

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為有相無相定  
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  
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別  
為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  
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夫弗  
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為哉自  
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  
分五教簾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  
嘆哉此雖通名為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  
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

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抵牾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畧不相容諫書辯謗之作遠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嚴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即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看身業檀惠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業至于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為記以補其闕畧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歲久就圯至正庚寅大梁劉師稷以主簿攝尉事始作正廳未成而劉去明年

辛卯新安洪在來為尉完之且新其門樓又明年至  
辰建廳之前軒暨吏士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  
屋六間計者若干後功若干糜錢若干瀛懼後來者  
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葺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  
初性中嘗習法令于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  
大江至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  
者二尺會天大寒氷生衣上浙浙有聲如此者三日  
後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俟死而已

怖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索  
我即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  
自檣端下燭燁然如燈髣髴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  
足蹴舟迅行如飛迨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  
正論恒以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  
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  
法故畫龜蛇於旌而與蛟龍之旂熊虎之旗烏隼之  
旗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為玄武者玄則  
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  
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熾名玄朗故

改玄為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竒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可必也瀛則以為不然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苞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听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之所署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為屋凡幾楹間搏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問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足第多故乃迎養于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顏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特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

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  
初姑未亡時妾子瓚始十三歲姑嘗撫瓚頂謂曰吾  
年耄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  
自金華遷浦陽妾與母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  
瓚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  
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  
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為像以事之凡遇蔬食菜羹  
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  
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  
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

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之亦可謂  
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公主用桑期  
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主之  
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思親豈不尤切於子哉  
禮若可為則予為之也久矣專曰是故然矣世俗媚  
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况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  
心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  
命工人刻像以遺之并錄其問答之辭書于像龕之  
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我大雄氏說法度生凡其住處衆所依止以是因緣  
成大蘭若象教東漸遂建道場湧殿飛樓在在而是  
其中亦有折一莖草插標立壇作佛事者小大雖殊  
及其籍是明自心性如指指月指有短長因指見月  
了無有異浦陽山中有一沙門號曰景岑發大弘願  
自無始劫以迄于今或神或天或阿須倫泥黎劣生  
并諸鬼趣隨業之所感輪轉不息所以者何為貪欲  
故貪故不捨不捨故有我今思惟咸悉棄去攝為梵  
居見者聞者皆大懼喜輸田薦俱奔走承事大德乙  
巳迨于丁未凡三暑寒以潰于成殿庭觀飭門廡

整中像大士踏寶蓮花真珠纓絡微妙莊嚴高繪天  
王暨龍神衆各執器械呵護正法雖悍四刀于叫喚陳  
衆衆怖畏者來入是室俛首作禮玉體比地比諸道  
場與折草者無小無大同一應感我聞如來直實境  
界無佛菩薩亦無衆生凡所有者皆是空工假如摩尼  
珠日光所照五色燦爛謂生於珠非日則隱謂出於  
日光因珠見畢竟二者和合而成根塵一旦入亦復如  
是真如妙性本自空寂一物則無况茲空至廬盡涉虛  
幻有無之相在刹那頃宣若心境兩捨不有寐用常  
如然後出世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樹大法雨俾諸根



甚悉獲沾潤是則無真如來遺教若乃執着有漏因  
果被伽黎衣作塵勞事如蝨蟻者愈重愈困要求解  
脫無有是處我今復欲廣宣此義而說偈言我觀自  
身相四大所假合自頂下至踵種種非真實一旦四  
大離我復在何處我身且不有何況身外物縱彼金  
銀寶珊瑚及琥珀瑇瑁瑪瑙等聚如須彌山於己不  
相涉衆生苦遇癡執者以為命求之不憚遠或入鉅  
山中途著諸猛獸或泛大洋海黑風飄船舫流入羅  
刹國驅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蓋為貪欲故由貪漸  
滋業障來不淨我今達梵居皈依大悲父禱蓋及  
床坐一一盡莊嚴籍是象教力欲捨諸所有所有既  
空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  
不來不內亦不外如如屹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  
間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衆當職我  
所說於一刹那間成此無上道

集賢太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都  
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軋寧初有諱公養者  
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聞贈中奉  
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

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留守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間脫脫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

庫復陞長史階咸如故重記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脫脫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太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渤海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

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饒州路長卿書院山長博  
學為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  
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謬婺州路金華縣儒學  
教諭次士謚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  
女一申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  
寅薨于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  
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  
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  
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  
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于家庶幾後人

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蜀墅唐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唐曰蜀墅焉周圍凡三千六百  
步東西北皆岸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入于唐而南  
出南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  
田山之東其脩七百尺有奇廣如脩之數而殺其五  
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脩如  
廣之數而稍加強焉隄之中剝木為巨竇以洩水水  
之所溉田至六千畝而羸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  
田遂不稔丹溪朱君震言憫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

尹周侯自強為下其事命雙林巡檢張某來視役震  
高遂盡召有田之民履其畝而使之輸力薦俱有差  
復出役夫之功一千以為衆倡衆悅趨之一聽震言  
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趾加闢而漸殺其  
上隄之西垂鑿石為斗門視水溢乾而時畜洩之門  
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竇易壞則易以堅石且定  
為高下之允使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紊復思歷歲  
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掌唐事者中折粥魚之利而  
嗣葺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於五年秋八  
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耆朱仁傑等來謂瀛曰震

高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弓之田以徼唐利其夙夜盡  
瘁而不舍者果何為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願  
吾子記之瀛聞海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置經義治  
事齋以教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通之  
故其門人皆有適於世用今震高之學出於金華許  
先生謙先生之六世祖寔嘗從海陵游其家學相傳  
至先生為尤盛宜乎震言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  
之人方高談性命以譚世警俗聽之雖若可與有為  
一遇小利害輒顛倒裳衣不知所措視震高無所為  
而利民者何如也蓋亦知所警哉震言字彥脩有長

材縣當下括田之令唯震言為之無擾云

髮櫛銘

髮有垢尚假爾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游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  
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  
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  
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游日在辰出東  
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  
對如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

陸修靜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涼草離離  
糝糝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  
或蟠身矯首如玉虬搏人或然挺如山參伸臂掬澗泉  
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宦官者栽之  
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  
馬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自廢唯寺為盛近燬于  
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  
上人出三人自為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氍毹觸人  
提筆聯松華詩詩未就予獨出行亟道間會章君三  
益至遂執手止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獨龍昇也梁開

善道場寶誌大士壘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  
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  
色寶光舊歲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  
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  
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  
圓楹中斷為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  
法師之墓有蠟廬法定為梁八書復折而西入碑亭  
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  
讀書於此院廢更初雪竹亭與李公麟馮舒王像沈

硤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  
乘棲山龍為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  
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  
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  
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  
應時維方捋粥聞人聲戛戛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  
多感矜先生遺跡後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  
所植松已遊唯泉緝淨沉沉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  
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  
事廁以險語聽者為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

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  
象弁畧具標栢為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  
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  
帥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  
近有僧采葑虎逐入舍僧門馬虎爪其顛顛有痕可  
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雨騎奴登惟秀亭  
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  
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騶奴有蹇蹶行息促甚張吻作  
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牒牒據頓地視燥平履  
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只起行有二臺澗數十丈上

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  
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  
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憇思  
欲借榻禱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栢無五十石  
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  
者六七徑至馬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  
可辨天闕芙蓉諸峰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  
澗水滉滉流玄武湖已煙又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  
四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  
尋一人泉泉出小窾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

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  
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  
隨人忽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  
動急超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脅焦  
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踞  
泉輒嚙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燕神明漸復庵後有  
太子崑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游庵中僧出蕭面  
有新痕詢之即向采薪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  
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又  
地朱胡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有核滿地

一鬢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堂中  
酒飲且賦詩大噉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廬憇二君出  
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笑而不答  
劉君曰是矣子幸不整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  
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儼笑  
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因曉文不  
可擊乃就寢又明日己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  
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衒  
廬茅蔭蔭山固無登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  
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劭齊周顒



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瓘年並隱  
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堯見  
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  
往來一日萬變達人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  
得放懷山水密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  
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  
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童君約重遊未遂因歷  
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玉壺軒記

玄默攝提格律中夷則白月流天壺牛正中商飈  
入仙華羽客凝神黃宮忽倏然遐征西至離紫之山  
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參  
玕琪樹多菴草多嬰垣之英赤蕤而素莖皆生玉榮  
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陰有五華之木產實如櫻丹  
腴而長毫其垂屯坐膠膠神麟炎尸之厥容類斛枳  
首而六眸其音如榴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  
圓若嘉瓠太灝流晶以雪為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  
酣觴其中寤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歸巖筮之  
遇軋之離其繇曰至象有容豁落無隅渾淪中苞西  
華流儲超乎元素造物之初有玉壺之象焉已而游

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勃如練起中谷散為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躡屐尋之一室曠然宛如神遊所覩者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綠瑛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迎予往與之揖且告之故仙翁笑曰若子所言乃豪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眇綿洞明兩極混合上玄大如黍珠合乎方圓然猶以跡言也况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鬱紛羅森有不出是壺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圓為家以虛為質以潤為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華羽客瞪然視愕然驚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邪吾向所見離縈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邪幻隱而真始顯邪仙翁笑而去問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琪金壇人海雲先生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恒推為巨擘云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括蒼章君溢新建龍淵義塾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今名相傳其地即歐冶子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焉山深而川阻與通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且半之鄉閭

之子第無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謀創桂山  
山巖兩書院以無恒產未幾而皆廢章君深憂之與  
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搏節凡費而  
用其餘斥田至一百五十畝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  
以曾大父適齋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來為之  
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卜地官山之陰剗燕居以奉  
先聖而先師為之配春與秋行舍采之禮勿列四齋  
巨遜敏曰知通曰敬樂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散正  
講堂月日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節五倫之教前  
連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其脩塗以達于東西灌

未嘉皇前後蔽虧蓋鬱然云歲聘經行脩明之士以  
為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才穎家單不能裹糧者  
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  
者司焉日有籍月考暇歲一會其數有餘則他貯  
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以教陳  
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凡也  
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其  
科繇俾無有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列諸石復懼來  
者不能保其終也俾來請灑記之惟古者之建學也  
雖其為制有小大之殊而所以導民秉扶世防者則

一而已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  
西山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籍鳴機動  
撥魏科而典雄藩者聲華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  
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風俗不同遽  
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章君有  
見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為肥家之計乃闢塾  
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為功甚溥  
陳宗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  
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若孫當夙夜以繼志為  
事毋豐已以自私毋蠹蕪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

不戰取彘訓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  
之意脫有違於是陳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之陳  
氏或不我屑也則鄉尹里師章無勇於為義者咸得  
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屑也則縣大夫之賢者宜扶  
樹而振發之是則童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雖然無  
以遠慮為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哉苟讀漁  
文宜戰兢保守之弗暇矧敢壞因書之以為記是歲  
十月具官宋濂記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有四畝

奮起而中窅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  
髯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  
披橫敷數十尋嫩綠可嚙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  
蓄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  
之新結庵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  
潛于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  
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構烟雲萬頃  
亭庵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  
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  
為構唯人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

瑟沉沉撲入陰颼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  
脩有快續意君復為構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  
地明向爽絜東西北諸峰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  
歸兼之可琴可奕可潔尊壘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為  
構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筇歷游四  
亭中退坐庵廬回睇髯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  
之夕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  
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屐聲  
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髯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  
笙簫音以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

名其庵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董君負濟世  
長才當閩寇壓境曾領旗鼓殲戈矛帥衆而擣退之  
蓋有意植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  
者之為將鄙世之屢接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為不  
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  
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為獨多堂昧時息之一氣方  
伸根而蘊者芟而歛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研於一  
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餘矣其  
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君之  
子每托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

也與松為伍則嶷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  
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亦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  
亦未嘗與松相恃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  
於出處間可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  
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  
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賦  
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以伏苓烹之於洞雲間亦  
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  
君久矣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人之與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阼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由由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人後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也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

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明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備也未失古之意也今開元二一七年之制遷神於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士主以稷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東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士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鬯合黍鬯鬯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

稷稷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糴薌蓋求神  
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  
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  
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  
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濫乎古之有道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鼓是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  
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  
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何釋奠者當與鄰國  
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又自奠

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  
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  
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  
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  
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  
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  
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祖以先  
師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  
事主恭王弼之宗蒞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  
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  
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享祐初張居程上後因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到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罷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菜名義雖存，其儀

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冬於獻後飲福，即尸啻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幸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襍手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

列馬皇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  
皆可與享于先生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  
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  
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  
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  
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  
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  
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謚議

